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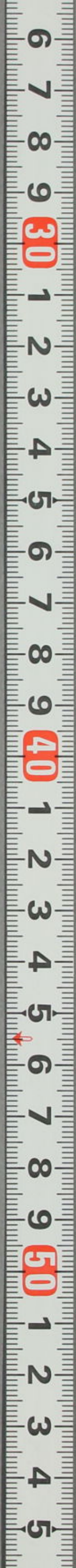


四書輯疏

大學一

一

2796  
30-2





門口 1-13  
號 2796  
卷 30-2



大學章句

大學

大舊音泰今讀如字舊音泰出唐陸德明經典釋文

記音而朱子蓋因之也今讀如字如從隨也謂讀為大小之大從字之正音也

子程子曰詹氏曰集註初以大程子小程子為列次稱伯子叔子最後以其學同通稱程子云

子者有德之稱猶今稱先生然子程子做公羊傳子沈子之例也陳定字曰程子上加子字後學宗師先

儒之稱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蔡虛齋曰此書

乃孔子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者也故曰孔氏之遺書

允言遺者皆其人既往而其物猶存之謂也○此書

開示人以其途轍次第為入德之門景氏曰由是

入門而堂而與不差矣今按漢以下諸儒不識此書

所載乃孔子所傳之學故程子云爾氏字亦指學術

之詞入德二字出中庸謂造至誠至聖之域也此指





明也諸儒不識此書之用故程子云爾只此二句程子所以有大功於後學也

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

孟次之謂以論孟次大學而讀也朱子云語孟却是隨事答問難見要領惟大學一書體統都具玩味此書知得古人為學所鄉却讀語孟學者必由是而學便易入可見蔡虛齋說不可從

馬則度乎其不差矣

馬則是不由是而學也溺於空虛流於功利而得罪於聖門則是差矣今按度近辭差舛也大學乃孔子遺書須從此學則不差明道語入德之門無如大學今之學者賴有此一篇書存其他莫如論孟伊川語

朱子以二程子道同合其語而為一稍加彙括以成此文也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當作新

類○大學者列事大人之學也

自十五以上則皆成人境界矣古人四十曰壯始任是四十五以前皆是從事大學之日也○大人之學謂大人所學者非指學宮也不可以大人之大學當謂

之大小言故不同章句著一者字是朱子解書用字之大小言故不同章句著一者字是朱子解書用字

致誠正脩在內則明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致誠正脩在內則明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

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

靈正說不昧反說作一串看下○人之所得至萬事者也明德正訓下三轉却是說上明字陳定宇曰天



所謂理之主宰乎陰陽而能生物者也李侗嘗曰人之所得乎天虛靈不昧是統體明德具眾理應萬事是分說他體用惟虛故具眾理惟靈故應萬事具眾理應萬事只在虛靈不昧裏面故下以字而字乃胡雲峯輩俱以虛靈不昧為心具眾理為性應萬事為情又或以虛靈不昧為明具眾理應萬事為德種種差謬陸稼書曰虛靈不昧是德之明處具眾理應萬事亦是德之明處淺說曰夫德而謂之明者以其虛而且靈具仁義禮智之性於中而足以應夫萬事也最是呂晚村曰心非即明德心所具者乃明德有謂明德是心之體盧玉溪曰虛猶鑑之空明猶鑑之照虛言不止心體虛玉溪曰虛猶鑑之空明猶鑑之照虛則明存於中靈則明應於外黃勉齋曰具眾理者德之全體未發者應萬事者德之大用已發者也金仁山曰眾理即萬事之理萬事即眾理之名目也胡斐才曰以字接上而字串說者也二字統上三句合來方完明德之義今按虛空也謂寂然不動也靈神也謂感而遂通也虛靈所謂明也故經筵講義作至明明光也德之尊號也合理氣兼知行言昧冥也不昧

申言其明也如真實無妄主一無適例陳北溪謂虛靈以氣言不昧以理言誤具備也應答也但為去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有時而昏許白雲曰氣稟外深明明德是要變化氣質消除物欲朱子曰氣稟所拘多只通得一路或厚於此而薄於彼或通於彼而塞於此人能盡通天下利害而不識義理或工於百工技藝而不能解讀書或只知孝於親而薄於他人便是有所通有所蔽是他性中只通得一路故於他處皆礙林次崖曰如稟得木氣盛金氣衰便被他拘了其性多慈祥而少剛毅然此其善者又有惡一邊如懦弱無斷邪佞是惡也陰陽五行皆然朱子曰物欲所亂如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口之於味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蔡虛齋曰是兩平說但允為氣稟所拘者則必有物欲所蔽凡物欲得而蔽之者皆坐於得開之謂蔽者蓋而不得見之謂今按經筵講義經傳通解及諸本作人欲一本作物欲於義為長或問語錄蔡氏許氏景氏直解指南亦皆於此用物欲字今從之拘止也蔽障也謂氣稟物欲二者能使明德

大學



不行乎日用之間也。不可必謂氣拘指生初言物蔽。指生後言自人言之則雖下愚之質終身昏昧自明。德言之則亦有時而昏也。有時而昏或引素問。有。時而休管子形有時而變為明德或有昏昧之時極。是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

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林次崖曰本體之明未嘗息謂自有發見之時朱子

曰明德未嘗息時時發見於日用之間如見非義而羞惡見孺子入井而惻隱見尊賢而恭敬見善事而

歎慕皆明德之發見也如此推之極多韓氏曰遂者繼事而終之辭李侂雲曰因其所發是初下手工夫

遂明之便涵全體工夫以復其初便焯止於至善已該極盡地頭矣朱子一句能備全義如此胡斐才曰

所發承本體之明來故曰因明之承因其所發來故曰遂復初承遂明之來故曰以○一因字見錯過不

得須用察識一遂字見停待不得便去擴充中村氏曰初字指本體非謂稟生之初林次崖曰此是朱子

教人下手用功處朱子曰譬如鏡馬本是箇明底物緣為塵垢故不能照是磨去塵垢然後鏡復明也今

按息新者革其舊之謂也。革改也言既自明其明德止也

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音烏

聲也朱子曰此理人所均有非我所得私既自明其德須當推以及人見人為氣與欲所昏豈不惻

然欲有以新之金仁山曰推己之明德以覺人也黃際飛曰氣拘物蔽就人身上講舊染之污則兼風俗

不好邊說胡斐才曰去其舊汚使昏者復明似煥然有維新氣象今按推進也人者對己之稱解民字亦

旁及之辭染漬色也汚濁也去舊汚雖就止者必至

於是而不遷之意。朱子曰未至其地則必求其至既至其地則不當遷動而之他也未

至此便住不可謂止至此不能守亦不可謂止史氏曰遷只是移動之意吳孫右曰止字以工夫言與知

止字有別今按是字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朱子曰凡曰善者固是好然方是好事未是極好處便是

道理十分盡頭無一毫不盡故曰至善○至善猶今



人言極好。○至善只是十分是處。○一事自有一事之至善。如仁敬孝慈之類。蔡氏曰：凡事理皆有當然之則。其當然者，善也。其極則至善也。至善者，極也。至善猶言至極之理也。蔡虛齋曰：此解字義其實只是明德新民之所極。凡事不屬明德，則言明明德；新民皆屬新民，只入在這兩箇圈子裏。言明明德，新民皆當至於至善之地而不遷。止至善，朱子云：不特是理依此則兼知行說，為是。蔡虛齋曰：新民止至善，此主在上，新民者而言，非謂明德之新亦皆必止於至善也。其勢安得盡如人意？觀夫沒世不忘一節，亦可見其主在上，人言矣。但新民者，本心固未嘗不欲民德之新，各止於至善也。今按上之新民者，若教若養，事處得恰好，無一夫不獲，則在我之所施，則民德之明皆可以止至善。故曰：所以使人各明其明德也。然氣質之稟不齊，脩為之力不至，故在下之所化，則不能人人皆明其德。故曰：在他雖不能在我之所化，則望他者則不可如是也。其意本不相悖。林次崖止就民說，還非或曰：不能皆明其德，其為新民之至善，如何曰譬之天地之生物，有苗而不秀者，有胎而殞者。

天地之道，亦有不盡乎。張氏曰：至於之至，諸本多作止，非也。此至字，應上文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至。蓋至則用功之辭，而不遷，然後見其止也。又按經筵講義，經傳通解作至今從之。蓋必其有

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上文分

至善之義，至此又合解。止於至善之狀也。天理天生之條理也。人欲，人心之意欲也。毫，長銳毛也。一毫，言至少也。私，不公也。謂不合正理也。陳定宇曰：天理人欲相為消長，纔有一毫人欲之私，便不能盡天理。之極，不得云止於至善矣。李氏云：曰把至善放在事上看，便是事理當然之極對人欲之私，看便見其為天理之極。無有二也。吳義夫曰：止至善為明明德，新民之標的。極盡天理，絕無人欲為止至善之律令。盧未人曰：明德，新民內便有止至善道理，非謂先明德，新民後來方求造極也。但恐人不識真的，即以小善小康自足，故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中村氏曰：此大

非指書也。陳定宇曰：綱以大學言，如網之有綱，領如網之有綱，然此則曰張領，以要領言，如裘之有領，領如網之有綱，然此



領字不過湊網字說耳今按網大繩也領衣要檜著  
項領處金山曰網之目領之體則下八事是也蔡  
虛齋曰謂之綱領者  
以其統乎條目也

**註異**

陳定宇曰道猶方法也序所謂大學教人之法  
是也此道字與以理言者不同如孟子所謂君

子深造之以道今按虛齋以為事物當然之理  
者非胡斐才鄧雉千從之誤王松塢曰三箇在字蓋  
指其方法所在而言使人知視此以為用功之地也  
蔡虛齋曰在字或以章句內當字貼說大謬也鄧雉  
千曰民者對己之稱暗兼家國天下之人新是推成  
己以成物暗指齊治平之理不專指治百姓也李岱  
雲曰新民雖兼養在內但古人立言各有所主此主  
推己之明德以及民使之亦有以去舊染之汚則重  
教不重養即語類所謂禮樂法度政刑俱指去舊汚  
說貼教不貼養或問甚明不得以補出為周密胡敬  
齋曰則是君德既新有以感化引起他同然之心  
二則是施設教條教他去惡工夫三則是有政有刑  
禁革其非心使之向善益固去惡愈力也呂晚村曰  
以異端之旨言之止有明明德一綱領耳更無二事

安得有二三以俗學論之己物對峙亦止兩綱領耳何  
必有此三此兩家都信不及者也不知後世學術之謬  
正在此一綱領上差去江西頓悟是知有明明德而  
不知明明德之有至善也永康事功是知有明明德而  
不知新民之有至善也方知聖人於明新下急著此  
一綱領吃緊為人處是聖學之定盤星指南針若少  
此一綱領則上兩綱領都無根抵薛敬軒曰明德新  
民原無兩事明新止至善亦非兩時然大學必分而  
言之者要以內外源流其纖悉條理各有節度正不  
可漫言一貫而自蹈於躐等之差耳此又古大學之  
意所以異於支離寂滅之學也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  
慮而后能得

后與後同後做此依此意觀之○止者所當止之地  
即至善之所在也 蔡虛齋曰止於之止以工夫言知  
止之止以實理言○不曰至善而



白止者正以見至善在所謂止也胡斐才曰此止字指理所在故另解今按盧未人以爲止至善止字者誤至善是實止是虛故不曰即知之則志有定向之至善也曰即至善之所在也

指明明德新心者所當止之地志心之所之也定靜也向趨也心一向於是而無疑惑也黃勉齋云如知君止於仁則胸中定以仁爲向可見定以心言與或問以理言各有所當不可混而一之蒙引說不是

靜謂心不安動也亂也與對動之靜少異此靜非不靜之謂也說統謂念之安謂所處上下同而安曰趙東山所起只在至善稍差

雖以身言而安亦以心言與定靜同但稍深爾胡敬齋曰安者隨身所處而心無不安也此安字不對危字看正對勞字看今按朱子謂心安又謂就身上說而不謂以身言諸家以身言者不可從仇滄柱謂安屬身確不可移未可曉語類曰安只是無馳馳之意才不紛擾便安問如此則靜與安無分別曰二字自無分列之說亦非也

慮謂處事精詳入無間而幾微疑

似不能惑詳是包舉不遺而大小本末無不該今按言方事來之時方解去區處恰好也亦就心言得謂得其所止而不遷也明德新民者必至所當止之地矣非謂已止者陸稼書云知止能得兩邊都有工夫但有先後之序耳若說知得自然行得此是深一章正意非此

註異 蔡虛齋曰此節承上言明德新民固皆欲止於靜安慮而得矣楊復所曰五而后字俱是相承語當輕看問知止是萬事萬物皆知得所止或只指一事而言言朱子曰此徹上徹下知得一事亦可謂之知止

○知止而後有定如行路一般若知得是從那一路去則心中自是安更無疑惑既無疑惑則心便靜心既靜便貼地便是安既安則自然此心專一事至物來思慮自無不通透若心未靜安則總是胡思亂想如何是能慮○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亦相去不遠但有深淺耳與中庸動變化相類皆不甚相連○若知至了及臨時不能慮則安頓得不恰好且



如知得事親道孝也。知得德地是孝。及至事親時不  
思慮則孝或不行而非孝者。反露矣。慮是思之重複  
詳審矣。○定靜安是未有事時。宵次洒然。慮是正與  
事接處對同。勘合也。今按潘瓜山以安為事物之來  
時者。非陸稼書曰能慮寂難。事有猝至。有難投。有關  
利害。有介疑似。平日講究。都靠不得。究竟不能慮。亦  
是知不熟。○翼註云。得還通。承由知止。而至於慮。來  
不單承慮。呂晚村曰。纔知止。五者相因而見。知得相  
去不遠。此大層級也。五者逐段相因。此大層級中。小層  
級也。定靜安相近。至慮而得處較難。此小層級中。重  
難層級也。陸稼書曰。蓋定靜安慮。只指知止後。心體言也。  
必拘拘分配。又按定靜安慮。只指知止後。心體言也。  
諸家靠實至善。說似不可從。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德為本新民為末。今按此明德與克明德之明德  
同。木下曰。本此假言先也。木上曰。末此假言後也。明  
德治己也。故為本。新民治人也。故為末。就工夫言人

己雖兩物。明新則一。統底事故。曰本末。非萬物一體  
之謂。翼註。陸稼書收之。亦謬。西掃應對正心誠意  
以事之大小。分本末。明德新。知止為始。能得為終。  
民以事之先後。分本末也。

人曰始。是起。本始所先。末終所後。先做的。人曰本始。是  
頭。終是煞尾。本始所先。末終所後。先做的。人曰本始。是  
是後做的。工。此結上文兩節之意。未結第一節事有本  
夫故曰先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未結第一節事有本

終始。結第二節。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兩句再總結。兩  
節。盧未人曰。九曰結者。皆總上文。而約言之。鄧維千  
曰。總為上文。明新。知得。示個下手  
次序。今按。意上文。所言之。指意也。

註翼

其有序。周聘侯曰。首節明新。平說未見本末。意  
次節。知得串說。始終。意隱而未露。此特揭出。以示人  
見。人當知所從事也。兩有字。指示何等精神。朱子曰。  
對言。則事是事物。是物獨言。物則兼事。在其中。知止  
能得。如耕而種。而耘。而斂。是事有箇首尾。如此。明德  
是理會己之一物。新民。是理會天下之萬物。以己之  
一物對天下之萬物。便有箇內外本末。許白雲曰。物



即事也。事即物也。物有形而事無迹。故互舉。就明德新事以己對人言。故曰物五者是一事之始終。故曰事。吳樞山曰：物者何？指形體而言之也。事者何？指作為而言之也。陸稼書曰：物有本末之物，指明德新民之散殊言。雖其歸則一，而所指不同。今人牽合為一，則誤矣。汪武曹鄧維十說不可從。金仁山曰：方是見得在面前而未行於道，上所以只曰近道。陸稼書曰：蒙引謂知止，知字深，知所先後，知字淺。此知字又在知止之前，呂晚村謂此猶中庸知遠之近之知。吳棫之曰：知亦不是，空知就是。用工夫處，知前後也。吳因相須並進。中畧畧分個漸次，而已黃氏曰：此道字聖人之道也。金仁山曰：學者誠知本始之在，所先而未終之在，所後焉。則務本循序而至道，近矣。今按大學之道以方法言，此道以事物當然之理言。虛齋以大學之道為當然之道，故曰聖人之道亦只是大學之道。可謂誤矣。孫潛村胡斐才鄧維十陶謹之輩並從之，不是。陸稼書以此道為方法，亦誤。陸稼書曰：聖人言語自有次第，如物有本末，節章句只說結上文至

古之節又自從條目中分箇先後，非上節預起之也。盧玉溪謂物有節不特結上文，又以下文則不知言語次第矣。後人因此遂將下文六箇先字應知所先後字應知所後，謬甚。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

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

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治平聲後做此。○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

有以明其明德也。金仁山曰：言既自明其明德而推

其明德也。蔡虛齋曰：天下之人自公卿大夫以至士

庶人皆是也。明明德於天下其實則是謂明天下之

明德也。章句或問其文與本文不類，所以發其意耳。



本文明德屬己章句明德屬天下之人孫詒仲說誤  
 領於條目而以見其本一事之分合耳使字在上之  
 人使之也史氏說虛齋以為謬者是也然亦就上之  
 所施者言不就下之所化言不心者身之所主也耳  
 然則凡民亦皆當入大學也  
 目鼻口四肢百骸之誠實也金仁山曰實真實之謂  
 所聽命而至貴者也誠實也今按此誠字虛以用  
 力意者心之所發也朱子曰意是主張要地○意  
 則主於營為今按發發用也買  
 終始而言也不但指初發處若但指初發處而言則  
 與獨無列且誠意工夫豈但起頭而已哉蒙引謂意  
 只是動之端陸稼書孫端  
 人撮言引解集說從之誤實其心之所發猶言實其  
 者上分解誠與意故至此連綴以立言也下  
 文推極吾之知識窮至事物之理亦同句法欲其必  
 自慊而無自欺也自欺而為之也自慊謂此心之發  
 用實於為善也自欺未實於為善也一正一反說共  
 屬功效山崎氏云無者自然而然而然室氏以必字為用

力之辭以自慊屬工夫非也此一句諸本皆作欲其  
 為善而無自欺也陳定宇據祝氏附錄本改之以  
 仇滄柱注武曹吳志忠之徒還以舊本為定本山崎  
 氏曰經筵講義作於善儀禮經傳通解亦致推極  
 然然則必自慊絕筆之所更定也歟今從之  
 也陳北山曰推之而辭知猶識也陳定宇曰不可直  
 於盡有所用力之辭知猶識也  
 著一猶字後九言某猶某也皆做此黃氏曰知是心  
 之靈不可作虛字看朱子所謂心之神明妙眾理而  
 宰萬事者是也中村氏曰天下國家身心意物皆實  
 豈得知獨為虛乎今按識亦實字如神識精識是也  
 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金仁山曰推極  
 者無不至於盡而已中村氏格至也陳北山曰窮之  
 曰知字虛即明之所照也格至也而極至也  
 此處之辭陳北溪曰必如吾身物猶事也物有本末  
 親至那地頭見得親切方是格物猶事也物有分事  
 與物言故事物字狹此物兼事在中故物字闊故窮至  
 曰物猶事以見與有本末之物有別也閻齋謬窮至



事物之理欲其極處去聲無不到也即心身家國天下

之事物也○極處者至善也林次崖曰事事物物皆有所當然而不容己與所以然而不可易所謂理也

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陳定宇曰條目如木之有條

條目者正以其隸於綱領也

註翼

鄧維千曰此舉古人為學次第而歷指所先至

倒說侵下饒雙峰曰就八目逆推工夫今按因以見

序不可亂也朱子曰欲與先字謂如欲如此必先如

此是言工夫節次若致知在格物則致知便在格物

上看來欲與先字差慢得些子在字又緊得些子○

聖人亦是略分箇先後與人看不成做一件淨盡無

餘方做一件如此何時做得成金仁山曰諸條之工

夫日用動靜之間交行並進但推其所以然之故則

有前後之序惟致知在格物不分前後許白雲曰格

物致知以知言誠意以下以行言祭虛齋曰上文不

曰在治其國在齊其家云云而必曰先云者可見後

而國自治故下條章句下可得字○自誠意以下一

件自為一件惟致知格物通為一件故曰在格物言

致知更無他術只在格物而已陸稼書曰或疑在字

與六箇欲字先字無分別後面云治國在齊其家亦

用在字矣何嘗與欲字先字有緊慢之分乎此又不

然經傳中字句同而義異者甚多不得以此駁彼也

指南曰通節以明德貫治齊是明德於國與家修身

以下總是明明德於己權氏曰夫子傷時之嘆屢稱

古以言之如曰古之學者為己古之愚也直古者言

之不出之類是也此經亦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

言古以嘆今之不然夫子之前未有聖人不得位者

則言古以嘆今正吾夫子之事是足為證以為孔子

之言也楊復所曰國以邦畿言今按此古字亦指周

之盛時之意居多治一國之人而使可以明其

明德也俱兼化之齊整齊脩使其身之舉動應

接莫違其則也孫詒仲說謬正操存省察使不失其

心之正也呂晚村曰身與心較然有此二物意即心

之所發知即心之所知只在心中分別出來為用工

節次耳非又有二物與心並列而為三也○心兼動



靜言朱子曰格是到那般所在○眼前九所應接底  
 都是物○物皆有理人亦知其理如當慈孝之類只  
 是格不盡但物格於此則知盡於此矣○格物是零  
 細說致知是全體說○格物可以致知猶食所以飽  
 也○致知格物十事格得九事通透一事未通透不  
 妨一事只格得九分一分不透最不可凡事不可著  
 且字其病甚多○致知乃本心之知如一面鏡子本  
 全體皆明只被昏翳了而今逐旋磨去使四邊皆照  
 見其明無所不到金仁山曰自其心而論之則四端  
 之性情理欲之界限志意之邪正在所當格也自其  
 身而論之則言行之節交際動作之宜容止威儀之  
 則在所當格也推之於家則有父子之親兄弟之序  
 夫婦之別朋友之族姻之交凡其為事皆所當格也推  
 之於國則國之事不異於家也而所以君臣上下之  
 義事長使衆之節仁民恤下之政教化之施刑政之  
 宜制數之度至於百官有司之事皆所當格也推之  
 於天下則天下之事不異於國也而所以為網常經  
 紀之化均平充拓之道禮樂刑政之達開物成務撥  
 亂反正之規四海九州風氣民俗之殊內夏外夷綏  
 遠化禦之略至於財用甲兵之節制皆所當格也隨

遇皆物隨物皆格極其小雖草木鳥獸之微非可遺  
 極其大雖天地陰陽之化非可外而其為法或索之  
 心術念慮之間或審之因事接物日用常行之際或  
 求之經籍詩書聖賢言之法或考之古今治亂人  
 物是非之跡即事即物推而窮之莫不求其所以然  
 之故與其至善之所在而不可易者此謂格物陶謹  
 之曰不曰窮理而曰格物者言物則理自在理猶懸  
 空就物上理會方見得實體今按格物所以致知而  
 不知誠意以下各自為一件然亦有內外之分故不  
 可謂格物即致知所以格物亦為一目也蔡虛齋及  
 諸家零碎全體之說不可從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  
 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  
 平

治去聲後做此○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



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

朱子曰若知大而不知細不知高

遠而不知幽深皆非知之至也須要無所不知乃為

至耳中村氏曰至則知識已至全體盡頭處吾心之

所知無不盡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

亦是會意

可得而正矣

胡雲峰曰章句可得二字蓋謂知此理

不必加誠意之功也意誠則心可得而正非謂知已至則

誠則不必加正心之功也然不曰知既盡然後實其

意既實而正其心者蓋知行二者貴於並進但略

分先後非必了一節無餘然後又了二節是當會於

言意之表也室氏曰格物致知固非二事而物格知

至一時而然故章句斷自知至意誠以下為之說而

心正身脩以下亦脩身以上聲明明德之事也齊家

以上二者例之也

以下新民之事也

金仁山曰脩身以上正心誠意致

知格物皆所以明明德也齊家以

下至治國平天下皆所以新民也中村氏曰是以本

文先字為上而當在後者為下也非行文之序今按

此以八目之工夫分配明新之物格知至則知所止

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

陳定宇曰意誠心

正身脩明明德所

以得止至善之次序也皆之

一字包明明德新民而言得

止至善之次序也皆之

此可見三綱之統八目而八目之



目順推功效今按孫詒仲非之不可從精里先生曰  
 蓋語類於學庸有功效驗之說言其非工夫耳其所  
 為効驗則各自不同如中庸九經尊賢則不惑一節  
 言其如此則自然如此為効驗正義如知止節則言  
 知止至能得中間四節相仍而見者以其非工夫故  
 謂之効驗可也如物格節知至而後意誠則言必知  
 至而後意誠之誠可得而致非以為意誠之誠可拱  
 收其功但以意誠之誠可以得而致者由夫知至而  
 下文皆然亦謂之効驗不可也又按因以見功不可  
 也孫詒仲謂初無功不可缺意不是或問謂知無不  
 盡則心之所發能一於理而無自欺矣意不自欺則  
 心之本體物不能動而無不正矣心得其正則身之  
 所處不至陷於所偏而無不脩矣身無不脩則推之  
 天下國家亦舉而措之耳庶未人謂物格知至只  
 件事雖著一後字但言相因非有漸進工夫知至以  
 下句句都要工夫蓋知既致又必戒自欺而後意誠  
 意既誠又必去心之有所而後心正心既正又必不  
 辟於好惡而後身脩又必仁讓教家而後家齊家既  
 齊又必教國人然後國治國既治又必絜矩以處天  
 下而後天下平又按所以上目既到而後下目可得

而致者合此二說方完呂晚村曰此節而後字與知  
 止節而後之義不同知止節一知止便直貫到能得  
 此節而後却逐層各有境界遞下人每混看與知止  
 節一樣便是一物格便了七箇而後只作急口疊文  
 其為謬不在文法而在義理矣○逐箇而後各有工  
 夫不是一知至便了註中可得而三字正而後真精  
 神也陸稼書曰不但致字與至字不同上節誠正脩  
 等字與下節誠正脩等字俱不同上是以用功言下  
 是以功效言翼註曰平者普偏之意與齊治不同又  
 按使天下之人各得分願而無不均也室氏曰物格  
 知至與意誠心正之類固皆以全功言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

壹是一切也大凡正心以上皆所以脩身也蔡虛齋曰正心

以上為脩身而設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錯之耳陳定宇曰此字指脩身而言葉知道曰因此身之既脩而推之耳李岱雲曰錯字亦不可恣恣看輕了錯之家便有齊之事錯之



國便有治之事錯之天下便有平之事但道理在脩身以上做透則推亡及人知之既明處之自當故曰舉此而錯之耳人看做全便無事便不是○陳新安以一二效字抹倒齊治平之實事亦鹵莽之極

**註翼** 鏡雙峰曰此是於八目中揭出脩身為總要處言之黃勉齋曰天子族人貴賤不同然均之為

自久則不可以不脩身鄧雉子曰以至字包公侯卿大夫士許多人在內今按本字亦以先做的工夫言諸家多做本根本源看非也聖人蓋謂天下無不可脩身之人以使人知所務也精里先生謂讀大學者先須要理會以脩身為本五字亦此意天子族人本皆屬汎言而其意則欲明八目中脩身最為先務也故章句以八目釋之

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本謂身也指先做的工夫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

文兩節之意上文兩節之意指說八條目也朱子曰大學條目九八事而章末獨以脩身齊

家二事結之亦猶前章知所先後之云而皆益深矣據此則諸家單重脩身者不可從胡雲峰曰前節則

於工夫中拈出脩身正結後節則於功效中拈出身與家反結也盧未人曰詳論大學之目而結其有要

**註翼** 翼註曰亂即不脩意治即齊治平意陳定宇曰末謂天下國家○以家與國天下分厚薄陳北

山曰國天下本非所薄自家視之則為薄也胡期僊曰否是無此理室氏曰上所厚薄言恩義自有厚薄之分下則謂盡其分為厚不盡其分為薄也中村氏曰未之有言未嘗有此事也今按所厚所當厚所薄所當薄也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允二百五字

○張秦嶽曰右是以前說陳定宇曰蓋疑辭朱子曰正經辭約而理備言近而指遠非聖人不能及也然以其無他左驗且意其或出於古昔先民之言也故疑之而不敢質中村氏曰



正經之文為孔子口授曾子者朱子於序決之  
只疑其或古昔既有此言而孔子特誦而傳之  
耳蔡虛齋曰不可謂某處是古法又某處是孔  
子論述之言今按述著述也經筵講義作記

其傳去聲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陳定

則決辭朱子曰至於傳文或引曾子之言而又  
多與中庸孟子者合則知其成於曾子門人之

手而子思以授孟子無疑也今按意志也朱子  
曰大學諸傳有解經處有只引經傳贊揚處其

意只是提起一事使舊本頗有錯簡室氏曰舊

人讀著常惺惺底本謂漢儒今因程子所定定正也

頗有錯誤也簡牒也程子而更考經文別為序次如左九

書所收是也全而更考經文別為序次如左千

五百四李岱雲曰朱子蓋從伊川之本而稍

十六字更之今按更再也考經文以經統傳

程氏之舊而殊為序次也張叔與說誤

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室氏曰經謂所

謂所引楚語舅犯之言皆與傳者之言雜出

也今按統總也紀會也無統紀謂支離而不

貫然文理接續血脉貫通深淺始終至為精

密蔡虛齋曰人之四肢百骸雖各自為一體

然惟血與脉則實相貫通故朱子借此以

形容之○文理接續過度處說血脉貫通

就其中指意義說○文理接續只就一章之內

言其逐節意義之相承非通言十傳相承也

中村氏曰十傳文例大抵始于淺而終于深

也今按如首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

也陳定宇曰傳十章朱子有不盡釋處然其

者熟讀精思則其不盡釋者自當得之矣

今按不盡釋韓古遺指淺深始終者謬

康誥曰克明德

四書章句

大學

十六



康誥周書克能也

朱子曰此克字雖訓能然此能字有力克只是真箇會底意○若只

作能明德語意便都弱了凡字有訓義一般而聲響頓異如云克厥宅心克明俊德之類可見

**註翼**

許白雲曰明字即上明德字包明德字朱克

外曰首引康誥言此德當致明之功大引太甲言明德當加不已之功終引堯典言明其德者必有盛大之效今按集說謂以見夫子之言有所自也

然必

### 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大讀作泰諝古是字○大甲商書

鄧雉千曰有上中下三篇此出自上

篇顧謂常目在之也諝猶此也

朱子曰古註云常目在之說得極好非謂

有一物常在目前可見也只是長存此心知得有道理光明不昧玄其靜坐未接物也此理固湛然清明及其遇事而應接也此理亦隨處發見只要人常提撕省察念念不忘存養久之則是理愈明雖欲忘

之而不可得矣○目在如目存之常知得有此理不  
是親眼看只要常常提撕在這裏莫使他昏昧了子  
常見得孝父常見得慈與國人交常見得信○只是  
見得長長地在面前樣豈是有物可見○如一物在  
此惟恐人偷去兩眼常常觀在此相似真西山曰今  
人俗語云看顧云照顧所謂顧諟即此意饒雙峰曰  
靜存動察皆是顧其靜也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戒謹  
不睹恐懼不聞其動也即物觀理隨事度宜於事親  
見其痛孝於事兄見其當弟此之謂常目在之○蔡虛  
齋曰此目字當緊帶着在字讀莫以帶常字讀乃是  
箇活字也不然當曰目常在之矣此旨人多不察○  
顧字有惟恐失之之意○命木明顧之者欲其常明  
而不昏也今按此目字如左氏目管井揚子三年不  
目日之類也金仁山曰若曰訓此則所以指天理之  
在者愈專若曰訓審則所以兼存也或曰審也陳定宇  
察之功者愈密二義所以兼存也  
註也朱子曰諝是詳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  
審顧諟乃見得子細

我之所以為德者也

朱子曰天之明命即人之明德也許白雲曰就天命付子處說謂



之明命就人得之常自在之則無時不明矣言若一而言謂之明德不到氣拘物蔽天之明命便昏昧了若能常常觀者無間斷則無時昏昧而發見於日用之間矣所以當有顧誤之功也李岱雲曰曰常曰無時便該動靜而言

帝典曰克明峻德

峻書作俊○帝典堯典虞書峻大也以滿全量言陳定宇曰明德以

此德本體之明言峻德以此德全體之大言一指南曰自其具眾理應萬事故謂之峻汪武曹謂峻德深於明德則不可從李氏曰但指己身之德而言吳季子錯引書言以下光四表格上下當之可謂誤矣當從蒙引為正

皆自明也

結所引書皆言自明已德之意吳椿山曰合三書而論雖其旨不同要皆

自明其德耳吳孫右曰言字照上三个曰字

註翼

林次崖曰自字輕虛未人曰自明謂明己之德對新民之德看蔡虛齋曰著此一句以別新民

小註以為仁由己釋之本文似無此意觀章句已德二字尤可見○三引書固有次第所謂深淺始終至為精密者也他皆倣此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張泰嶽曰傳是訓解其義以傳於世的意思曾子將

上面孔子的經文逐件解釋其義分爲十章這首章是解明明德後九章倣此今按首始也釋解也曾子引康誥其意以為學大學之道者當實明己之德也又引大甲以為欲明己之德者當加顧誤之功夫也又引帝典以為若實加顧誤之功則必有克明峻德之功當以此為準必至於峻而後止也所以解經文所謂明明德之義也其引古語固斷章取義不必拘本旨亦不必拘本人下皆倣此



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本誤在沒世不忘之

下通貫也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盤沐浴之盤也金仁山曰沐頭為沐以杓澆身以扞承之則為浴今按沐浴之盤本孔疏

正字通云盤盛物器或木或錫銅為之大小淺深方員不一浴器曰盤然則沐浴之盤或非常用之盤所謂扞之類亦未可知也張叔與謂浴謂盥手泥或銘

沐器或銘浴器未必銘兩盤也五日或三日所必用者也故曰常用之器未必日日用之也邵銘名其器

氏謂盥類之盤辨疑謂飲食之盤亦泥

以自警之辭也陳北溪曰刻其辭於器因外以警其

註云名書文也今謂苟誠也朱子曰緊要在頭處誠

能日新則下兩句工夫陸稼書曰凡人在昏迷最難覺悟

其心以去上聲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

山曰此言其所以於沐浴之盤而銘以自新之辭之意也○因新潔其身之器取自新其德之義○欲因

其器之常用而得觀其辭以常警也今按惡言誠能不善也謂人欲之私也垢塵垢滓汗所集也

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汚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

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間去聲斷絕也

陸稼書曰蒙引謂滌其舊染之汚只是物欲不必兼言氣質亦是拘今按滌洗也問隙也

**註異**徐仁父問曰新是明德事而今屬之自新也朱子

曰然朱子曰此自其本而言之蓋以是為自新之至

而新民之端也蔡虛齋曰自新之至謂己能自新也

○苟日新者一日之新也日新者不止一日之新須是續續新去也又日新者言其日新之功自此更



無<sub>二</sub>日之或息又深於日日新也陸稼書曰日日新  
又日新無未新者則更新已新者則常新且愈新三  
意<sub>一</sub>前一新字是汚者復潔後二新字是潔者不復  
汚總<sub>一</sub>是無間斷之意陶謹之曰日日是不間意又日  
是持  
久意

康誥曰作新民

鼓之舞之之謂作朱子曰如擊鼓然自然使人跳舞  
也韓氏曰井田學校作之之具孟子放勳曰數語作  
之之術胡雲峰曰此正釋新民所引只添一作字蓋  
我能自明其明德又能鼓舞斯民言振起其自新之  
使之皆自明其明德故謂之作  
民也王觀濤曰非謂民先自新而我又振之也乃振  
也自新據上節章句則與  
自明同只明己德之謂也  
註異 精里先生曰樸舊解此節義從蒙引頃聞薩江  
田生說始悟其非而改之先是既以或問此段

為不同章句而經筵講義亦同或問故並以爲未定  
之說殊不知經筵講義於本文下注乃章句也無一  
字異此章句或問講義皆一意而新字當連上作字  
不可連下民字之明證也讀講義時鹵莽遂過注文  
以有此誤蓋民之自新由上之有以新之今按自新  
之民貼本文民字新字連作字讀故不復釋新字且  
真西山此段講義曰既未能作新士大夫又何以作  
新民哉葉知道曰上面既言能自新者如此下面始  
言所以作新者皆作新連用可見新字連民字言者  
始予許白雲而諸家雷同耳然亦有不從其說  
者若楊復所曰此武之所以作新也之類是也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  
自以及於民新而始受天命也陶謹之曰周自后稷  
雖舊至於文王聖德日新而民風丕變始受天之眷  
顧命則維新也而新民之驗可知矣蔡虛齋曰受天



命是為天子也文未為天子但王業自文始胡斐才曰按或問天命之以有天下句當依蔡說蔡虛齋曰是就新命上推出新命又就新命上推出自新陸稼書曰不重新命只重所以新命處有關雎麟趾之精意有周官之法度致中和而位育盡性而至參贊是所以新命處只是言其足以動天地感鬼神非謂必得天下然後為至善也若呆講新命便是教人圖度天命了這命字是氣數之命與顧諟天之明命命字不同

**註翼**

朱子曰新民之極和天命也新今按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故或問以自新新民之極並言然此節正意却是重新民上陸稼書曰其命維新原是驗但是因驗見極不是只說驗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此言自新而不止於至善則無以為新民之本新民而不至於至善則無以盡新民之道故君子自新新民皆無所不用其極者為皆欲止於至善之故

也欲止二字解用字胡斐才謂止字解用字誤

**註翼**

此貫上三節而結之非只結文王之詩也吳孫右曰重勉人意思自新新民須抑揚說方得釋新民本旨如云自新必用其極始有以立新民之本新民必用其極始有以盡新民之道蔡虛齋曰此君子泛言或以為指湯武文王者非也朱子曰極即至善之云也李岱雲曰或問明云用其極者求其止于是而已止于是之上又如求字可見用字在止字之先是求止之工夫盧氏止則非紛紛擾擾用則非槁木死灰已成別義景氏能止然後能用更自倒說了今按孫潛村謂猶言造其極也亦誤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陳北溪曰盤銘言新民之本康誥言新民之事文王詩言

新民成效之極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許白雲曰王者所居地方千里

謂之王畿王者所自治今按邦畿千里傳引之取地之至善而已吳因之謂千里二字要貼出至廣意可

謂鑿止居也蔡虛齋曰維民所止之止至善之止也

彼之詞寓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去聲也指南曰以此之意

言蔡虛齋曰物字所該者廣自君臣父子以至於動靜語默之類皆有所當止之至善語其綱則曰明德

新民耳李岱雲曰曰各有所當止之處自重至善說至善自是當止之處也陳定宇謂泛說止字便混

**註翼**維民所止言邦畿為天下之中衣冠禮樂之所萃聲名文物之所都而民所當居住之地也亦

所當止之處中之一事

金仁山謂此體未是

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緡詩作絲○詩小雅緡蠻之篇緡蠻鳥聲丘隅岑

反蔚紆弗之處陳北溪曰土高曰丘隅是丘之一角

蔚者草木茂盛之貌也岑則人所罕至蔚則子曰以有以自藏此鳥之飛集所以必止於此也

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指南曰

當然言吳孫右曰此節見人當知所止重孔子說詩意重一知字孫詒仲曰此節只是說人當知所止而

要得止意在言外知字不兼得蒙引

**註翼**朱子曰黃鳥鷓也金仁山曰夫鳥者羽物之微也而身之所處猶能擇其可止之地而止之

萬物之靈也而身之所履不能審其當止之理而止之則鳥能擇其所止而人反不能知其止之所止是

而鳥之不如也吳孫右曰人不如鳥就決擇之智言此是警醒世人非贊黃鳥也○於止之止以時言所

止之上以處言張彥陵曰玩外盧未人曰止字以棲

不如其必當警省意凜然言外盧未人曰止字以棲



止言人字泛講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於緝之於音烏○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陶謹

穆穆以德言不淺近而深遠不可測識胡斐才曰不單作德容於歎美辭緝繼續也

熙光明也朱子曰緝如緝麻之緝連緝不已之意陳

也接續光明無時止息此明德之所以常明也陳

溪曰連續而無一豪之間光明而無一物之蔽真西

山曰緝之與熙非一事也能緝則能熙矣吳孫右曰

緝熙是己能如此不是方用之功今按或問曰聖人之

心表裏洞然無有一毫之蔽故連續光明自無不敬

而所止者莫非至善據此則緝熙以心言明德之所

以明而敬止明新之止於至善也陳定宇說為是周

聘侯謂熙便是明德緝便是日新又新意非朱子意

孫潛村以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黃勉齋曰

緝熙之效能接續光明則自無不敬而且安所止也

陳定宇曰安字見文王安行之氣象非勉焉用力之

比吳孫右曰敬不在心上在事俱就見成說周用齋曰

止不在敬先亦不在敬後只無不敬就無不止陸稼

書曰按此自說敬止在一時不是說敬止是一事若

因之云敬便是止則偏矣○按敬止俱兼體用仁敬

孝慈信乃就敬止中抽出其目之大者言之非可與

敬止分體用也故大全張氏之說不可從若真西山

謂敬止之敬舉全體言止於敬之敬敬之一事也則不妨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

非至善蔡虛齋曰聖人之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

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委粉於問二反究窮盡也精

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

止而無疑矣朱子曰大倫有五此言其三究其精微



通其餘是外面推廣如夫婦兄弟之類須是就君仁  
 臣敬子孝父慈與國人信上推究精微各無不盡之  
 理此章雖人倫大目亦只舉得三件必須就此上推  
 廣所以待下又如何尊卑小大之間處之各要如此  
 陳定宇曰學者於此以下乃朱子推廣傳文言之類  
 意許白雲曰推類以盡其餘推君臣父子國人之類  
 而知其餘有夫婦兄弟之倫推仁敬之類知其餘有  
 夫義婦順兄弟恭之則胡斐才曰究其盡其兩其  
 字俱指五者今按推推求也類比也傳文舉聖人  
 之止以示學者標準者其意在使學者至止於至善  
 之地故朱子推類以盡其意以教人下手用功曰究其精  
 微之蘊又推類以盡其餘蓋其用功若斯而無疑於  
 天下之事皆有可知其所止而無  
 疑而後止於至善可得而廣幾矣

註翼

胡斐才曰前兩節雖引起至善未正言其實  
 恐人錯認故引文王立簡規模仁敬孝慈信是  
 其實也今按此仁敬蓋淺言之仁民之仁敬故若  
 之敬或問云得其名而不得其所以名則仁或流于  
 姑息敬或墮于阿諛可證當以此章仁敬問精里先  
 生先生曰章句無解其意可見矣其意亦如此胡期

僂曰國人指岐周人民交相臨相接又按與國人交  
 自為人君中抽出言之爾猶使民以時特為愛人中  
 之一事也陸稼書本又千子謂內而師傅外而友邦  
 豕君不可從胡斐才陶謹之從之誤指南曰九發施  
 政令皆是信是誠意  
 流通終始不移之意

詩云瞻彼淇澳萋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  
 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  
 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  
 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  
 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澳於六反素詩作綠猗叶韻音阿僩下版反喧詩作  
 喧諠詩作諛並況晚反恂鄭氏讀作峻○詩衛風淇



澳之篇淇水名澳隈鳥回也隈水曲也猗猗美盛貌興去聲

也陳定宇曰謂因物起興也朱子曰以綠竹斐文貌始生之美盛興其學問自脩之進益也

見乎外者切以刀鋸居御反刀所以割也鋸鐵葉

石也琢以推直追擊鑿陳定宇曰推亦作捷所皆裁物

使成形質也謂裁截也成形質以鑿鑿音錫他浪反

之器陳定宇為礪石未是錫以鐵為斷磨以沙石皆

治物使其滑澤也滑利也澤治骨角者既切而復扶

同反下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

緒緒端緒也所謂成形質也胡斐才謂先切琢而而

益致其精也物之純至曰精陳瑟嚴密之貌個武毅

之貌問解瑟為嚴密是就心言抑就行言朱子曰是

乃其寔也今按嚴嚴敬密縝密許白雲曰武毅是剛

武強毅林次崖曰武勇力也毅不息也又按嚴密武

毅只是敬赫喧宣著盛大之貌蔡虛齋曰章句曰赫

而不息也赫喧宣著盛大之貌宣宣著盛大之貌宣著

氏分解赫宣著貌宣盛大貌而詩傳却解宣為宣著

可見見饒氏之穿鑿陶謹之曰宣著於宣義為近盛大

於詩文先赫後宣故章句合訓誼忘也道言也學謂

講習討論之事陳定宇曰所以致知也知視行為易

大意習是習熟討是探討論是辨論既講之又重自

脩者省悉井反後不察克治之功陳定宇曰所以力

故以治玉石比之許白雲曰省是內自警察是密察

精詳此求己有未善也克者勝去治者平之此去其

不善以從善也恂慄戰懼也戰懼戰戰戒懼也陳定

今按功夫也字曰戰懼之意嚴於中



許白雲曰是德存於中者完林次崖曰此心惺惺終日欽欽盡在天然上更無放逸走作此即所謂惺惺

威可畏也儀可象也朱子曰輝光之著乎外也真西禮夫是之謂儀今按象與像同摹放也引詩而釋之

以明謂發明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吳棫右曰此處訓解詩之文義乃從道學自脩言其所以得之善

之由由因也屬工夫蔡虛齋曰此道字與本文亦不同

同經文得字專以行言此得字兼知行言陳定宇說欠安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

裏之盛陳定宇曰恂慄在裏德也威儀見於表容也今按共就功效言卒乃指其實

而歎美之也陳定宇曰謂威德至善吳棫右曰恂慄德中村氏曰指其實即嘆美之非兩項也

註翼瞻視也朱子曰綠色也淇上多竹漢世猶然所謂淇園之竹是也今按有斐君子猶言有文君子也故唐孔氏曰有斐君子者有斐然文章之君子學問之盛矣饒雙峰曰有斐是說做成君子之人所以斐然有文者其初自切磋琢磨來陳定宇曰此借淇竹起興以美衛武公有文之君子也張泰嶽曰我斐然有文的君子抑何其學問之精密而德容之盛美乎呂晚村曰學成德備方有此有斐君子之稱胡

期僊曰此斐然有文之君子其所以有文如者由其初用功之精也揚復所曰瞻彼淇水之隈澳綠竹

猗猗然而茂盛以興有斐之君子皆有字連斐字讀至鄧雉千陶謹之諸人亦然世或有字管到子字

讀者何也陳北溪曰切是窮究事物之理逐件分析有倫有序磋是講究到純熟處道理澄徹所以如切

而磋琢是克去物欲之私使無瑕類磨是磨礪至那十分純粹處所以如琢而又磨也許白雲曰瑟兮以

下皆以效言汪武曹曰方蛟峰乃謂瑟是工夫細密

是語助辭鄧雉千曰終不可諠猶復所曰數兮字俱

不兼後世說蓋是詩之作武公猶存時年已九十餘

大學

四書

卷一

大學

三十五

大學

大學

大學

大學



也。○自脩者，把己身分上先打疊得乾淨了，又按王觀濤自序不輕說朱子曰：「盛德以身之所得而言也。」至善以理之所極而言也。金仁山曰：「盛德至善者，謂盛德之至善也。」切磋琢磨求止於至善而已矣。又按此兩節所謂「不忘者」，俱謂「不忘其人也」。然其所「以」不忘者，則不同。此節所「以」不忘者，因其「在己」之德止於至善也。陸稼書之說不妥。呂晚村曰：「顧麟士云：此節釋詩一段，即貼衛武公而不及及，以上節為人君五句。貼文王下節親賢三句，而不及及，以上節為人君五句。論極，謬章句五引詩，皆借詩之語句發明止至善道理耳。如敬止止字，詩文屬語詞，而此竟作實字，則語句且不執定解。況語句所指之人事乎？依渠例將邦畿節貼武丁，孫子縣蠻節貼周衰，賤者乎？又按此說極確，不獨此章也。通一篇皆然。」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於戲音烏呼樂音洛。○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辭。

歎也。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君子兼德美也。

宇謂後賢賢其賢，後王親其親，淺說因之。陸稼書以為太拘，然章句用後賢在後王之上，可見賢其賢者，後賢而親其親者，後王矣。陸說不可從。孫詒仲不識此意，所以云云也。亦可謂謬矣。李岱雲曰：看來後賢亦兼有後王，小人謂後民也。小人以此言前王所以

新民者止於至善。此親賢樂利之本。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此所謂親賢樂利一人也。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沒終也。慕系戀也。不忘由親賢樂利而親賢樂利由新民者止於至善故。

明新親賢樂利俱所以此兩節咏歎淫泆其味深長。當熟玩之。謂長聲而歎矣。淫泆謂音連延而流液不

謂長聲而歎矣。淫泆謂音連延而流液不



絕之意，吳伯章曰：俗本誤作「決」，饒雙峰曰：「咏歎言其詞，淫液言其義，淫液者，意味溢乎言詞之外也。」今按：咏歎，淫液，借作「不道破」而意味溢乎言詞之外之義也。玩弄也。

**註翼**

朱子曰：親賢樂利上四字，皆自後人而言。下四字，或指前王之身，或指前王之澤。○賢，其賢者聞而知之，仰其德業之盛也。親，其親者，子孫保之，思其覆育之恩也。樂，其樂者，含哺鼓腹而安其樂也。利，其利者，耕田鑿井而享其利也。○如孔子仰文武之德，是賢其賢。○如周后稷之德，子孫宗之以為先祖之所自出，豈不是朱克升曰：賢其賢者，以之為聖，以之為賢，而加敬之之心也。親其親者，以之為祖，以之為父，而加愛之之心也。楊復所曰：前王有樂利之澤，以遺後世，故小人為後民者，世享其太平之福，而樂其先王之樂，且世賴其田里之制，而利其先王之利。蔡虛齋曰：其者，皆指先王也。林次崖曰：親賢樂利，非新民之止至善，所以致親賢樂利者，則新民之止至善也。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第一節言九事皆有，至善第二節言人當知其

自至善所，在第三節實言止於至善，兼明新在內，第四節言明德而止於至善，第五節言新民而止於至善，以咏歎之。

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猶人，不異於人也。是與人情實也。實，誠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呂晚

引孔子之言，至使無訟乎已止，無情二句，則曾子解使無訟之義，故註又下而言二字，聖人即指孔子，指南曰：非一時勉強于不敢者，不惟不能欺而且不忍欺，如虞芮質成而羞讓是也。今按虛空也，誕欺也。蓋我之明德既明，陳定宇曰：此推本言之，明德為本，乃傳者言外之意。今按我猶己。



也。就聖人言。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之。畏服民之心志。自明德言。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陳定宇曰。此章釋本末。以結句四字。知按言觀孔子此言。則可以知本末之當。先則自知末之當。後矣。今

註翼

張泰嶽曰。聽是聽斷訟。是爭訟。蔡虛齋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無訟也。大畏民志。所以使民無訟者。已德之新也。此處不可不聽訟。為未使民無訟者。已德之新也。孔子自說也。要如此。故章句或問皆以聖人言之。使字內面正。有道理。便是能明明德。以大畏民志也。無情者不得盡其詞。只是無訟處。不是所以無訟處。○須把聽訟一句。置了。只就無訟句內。討出本末之意。蓋民之無訟者。民德之新也。末也。所以使民無訟者。已德之明也。本也。先也。然矣。孫詒仲曰。蒙引以無訟為

末使無訟為本。極是。小註皆以聽訟為末。非也。孫潛村曰。蒙引以無訟為末。使無訟為本。嗣後存疑翼註說約淺說及晚村滄柱武曹諸公皆遵之。惟聘侯侯雲則以聽訟為末。使無訟為本。按二公之說實本之。雙峰玉溪○依雲評方麓先生文云。鑿住聽訟為末。無訟為本。終與章旨未合。則亦似自悔其前說之非。又困勉錄後載一條云。無訟是末。大畏民志亦未是本。大畏民志之所。以然方是本。可見稼書先生不但聽訟為末。云云。是其從前未定之說也。故斷以無訟為末。使無訟為本。為本為的解。陸稼書曰。無訟只是新民中一節。講家有謂新民之事。盡於無訟不必又推廣者。非又有誤認無訟是本聽訟是末者。尤謬無訟尚是末。即大畏民志尚不是本。大畏民志之所。以然即明明德也。方是本。○無情句。莫單作聽訟時說。亦是說八九分。不十分說。鄧雉千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無訟也。大畏民志。使無訟也。傳者以此二句申使無訟。一語。胡斐才曰。情對偽言者。字作人。看大字精言。作深入解。最的謂字當言。字看知是學者知之淺。看如云曉得相似。盧未人曰。大字是註中自然二字。若



刑驅勢迫使人畏服亦小矣此字指孔子二句觀此便知物有本末非謂孔子知本也今按此謂云者承上文而結之詞如此謂誠於中形於外之類是也此之謂云者名之詞如此謂誠於中形於外之類是也吳蘇右曰此章釋本末所該者廣獨言訟者乃因引聖言之故而舉一以例其餘也又按此章之義蔡虛齋得之李岱雲兄弟非之者却非孔子之言原非有明本末之意曾子見得包明明德為本之義在內故引來釋本末然只舉本而未自見矣故曰此謂知本而指點之章句亦無一語及聽訟者可見以使無訟對聽訟而分本末者皆非正意矣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王若林曰傳但釋本末不及始終者蓋終始即是本末中事故經文先以本末始終對言而後但言脩身為本則終始自寓其中即此章本末既釋則終始亦可以例觀立傳之法固一本經文之意

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四書訓蒙輯疏卷之一終



